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主编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书海出版社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汉语的句子类型

主编
范晓

作者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洪海 卢英顺 范 晓
郭万明 高元石 高顺全 温锁林

书海出版社

责 编：孔庆萍
复 审：杜厚勤
终 审：杭海路

汉语的句子类型

范 晓 主编

*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292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

ISBN 7—80550—217—X
G·178 定价：18.00 元

汉语的句子类型·序

句子类型的研究，是语法研究中重大的课题之一。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分析它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或各种语法现象，其终极目的，就是建立该语言句子类型的系统。这是因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的运用单位，词、词组（短语）等只是造句的“建筑材料”，而句子是用于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要表达思想，就得依靠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句子构造规律和运用规律的科学，因此缔造一种语言的语法体系，是跟构建该语言的句子类型系统密切相关的。

在汉语的语法研究中，以往的语法学家大多致力于划分词类和分析句子成分，虽然也接触到句子的类型，但全面地、系统地归纳汉语句子类型的著作并不多见。他们在分析句子时，往往只满足于找句子成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这里有一个句子，咱们来分析。喏！这是主语，这是谓语，等等，等等，完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 104 页）。有的语法著作也提到了某种句子类型，但在语法体系中没有摆正它的位置，往往徒劳无功。总之，汉语句子类型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近年来人们已开始重视句子类型的

2 汉语的句子类型

研究，在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从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汉语句子网络系统的要求来看，那还是很不够的。这表现在：目前的研究还只着重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而语用平面的“句类”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至于语义平面“句模”的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总的来说，还没有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句子的类型，还没有在句型分析的基础上跟句类、句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所以目前的研究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句子的类型，要采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构建出的句子类型系统也会不一样，其解释力和实用价值也就不一样。范晓同志主编的《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在继承前人研究和吸收时贤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特别是采用了“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十分可贵的。

“三个平面”的理论学说，是 80 年代提出来的。这种理论是汲取了传统语法、结构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合理内核而作出更高综合的一种新的理论。它既是语法规，又是方法论。这个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主张在语法研究中要全面地系统地把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既界限分明地区别开来，又相互兼顾地结合起来；在研究句子时，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力求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内层和外层相结合，描写性和解释性相结合。“三个平面”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语法学界的兴趣，近年来，这个理论已为多数人所肯定。最近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在《现代汉语研究综述》中谈到：“三个平面理论指导着语法研究的实践，开阔了语法研究的视野。”也有人说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将是

90年代语法研究的总趋势。这些说法，反映了语言学界对“三个平面”理论及其实践的看法和评价。

《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这就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子，使人们对汉语的句子类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科学的认识。本书作者认为，既然句子有三个平面，也就应该而且可能从三个平面来替句子区分句子的类型：根据句法平面的句法结构的格局分出来的是“句型”，根据语义平面的语义结构的模式分出来的是“句模”，根据句子的语用平面的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分出来的是“句类”。这样的区分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事实上，句型、句模和句类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们之间有相同的一面，因为它们都是句子的语法分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著的，因为它们是从句子的不同平面中分出来的。语言事实表明：相同的句型可以属于不同的句模或句类，相同的句模或句类也可以属于不同的句型。因此，把“句子的类型”在三个平面上分别开来，并且把这种认识成果用相应的科学术语巩固下来，必定会有助于分析句子和构建科学的汉语句子类型系统。

这本书在内容安排上颇具匠心。在绪论部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句型、句模和句类的区别和联系，并简要地概括了现代汉语的句子类型系统。在其余各章里，主要是讲汉语的句型及其相关问题，其次是讲一些重要的句类，在分析句型和句类时又结合讲到了句模。这样处理，我以为是恰当的。句型、句模和句类三者之间，句型是基础，这是因为三个平面里句法是基础，语义结构要依靠句法结构才能显示，语用也要落实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上，因此，研究句子类型，最基础的部分应该是句法平面分出来的句型，只有把句型描写清楚，才有可能讲清楚

4 汉语的句子类型

句模和句类的问题。另一方面，句类是语用平面分出来的，如果只讲句型，并通过句型分析句模，也还只是静态的、内层的研究。这本书把一些汉语中重要的句类拿出来单独进行分析，这就照顾到了动态的、外层的研究，这样，汉语句子类型的全貌就比较清楚了。

由于以“三个平面”的理论为指导，所以在分析和论述各种句型时，作者能比较详尽地说明各种句型的语义特征或所表示的句模以及各种句型的语用特征或所表达的语用价值，这是这本书在句型研究上的又一重要的特色。比如分析动宾谓语句时，在分析了这种句子的句法特征后，接着就分析了它的语义特征，指出这种句子的谓语动词在语义平面表现为动核，主语和宾语表现为动元，其中作主语的词语表示动元中的主事，作宾语的词语表示动元中的客事，所以“主动宾”句型表示着语义平面的“动核+主事+客事”句模。又根据主事和客事的下位分类，把“主动宾”句表示的下位句模分为“动核+施事+受事”句和“动核+起事+止事”句等。在分析了动宾谓语句的语义特征后，接着又分析了这种句子的语用平面，着重讨论了这种句子在语用上的三种句类（叙述句、解释句和评议句）。又比如在分析动补谓语句时，分析了它的句法特征后，又对这种句型所表示的语义平面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许多动补谓语句包含有两个动核结构，例如“我走累了”这个动补谓语句里，就有“我走”和“我累”两个动核结构。还对动补谓语句中补语的语义指向作了说明：有的补语在语义上是指向施事的（如“他吃饱了”），有的补语在语义上是指向受事的（如“我这辆车买贵了”），有的补语是指向工具的（如“他写断了铅笔”），如此等等。在分析了语义平面后，又对动补谓语句在语

用上的三种句类作了分析。又比如在讨论“比”字句时，指出“从语义结构上看，‘比’字句有四种语义成分：主体、客体（比较对象）、比较点、比较值”。并对这些语义成分再进一步进行分析，如“主体”和“客体”可分别为“系事”“施事”“受事”“起事”“工具”等，“比较点”和“比较值”可分别为“性质比较”“状态比较”“行为比较”“数量比较”。在分析“比”字句的语用平面时，指出“比”字句的语用价值是用于比较。认为前段是句子的主题，“中段+后段”是句子的述题，在言语交际中，必须根据语境和表达的需要选择适宜的主体事物作主题。此外，还详细地分析了“比”字句的语用上的省略规则。

作者在分析一些重要的句类时，不只是就句类的语用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尽可能找出句类与句型以及某些句法成分之间可能有的某些联系。比如疑问句，一方面分析了疑问句的性质和用途，另一方面又较详细地论述了表达疑问的各种手段，再一方面还分析了不同疑问句的句法上的某些特点。指出：特指问在句子的句法结构里包含有疑问代词。是非问在句子的句法结构里不出现疑问代词，但在句末可用语气词或语调。正反问的句子在句法上用谓语（或谓语中心词）肯定否定相叠合的形式，正反问的句子在句法上如果是动宾谓语句，就有三种句法结构形式：（1）“主+动不（没）动+宾”式，例如“小王喜欢不喜欢唱歌”之类；（2）“主+动宾+不（没）动”式，例如“你是学生不是”之类；（3）“主+动宾+不（没）动宾”式，例如“小王吃早饭没吃早饭”之类。选择问的句子常用固定的关联词语构成固定的句法格式：“A，还是B”“是A，还是B”“是A，还是B，还是C”等。又比如“存现句”，过去

6 汉语的句子类型

一般语法书都看作是句法上的句型，这本书看作是语用上的一种句类，认为它的语用意义或语用价值就在于表达某处（或某时）存在、出现、消失、变更某人或某事物。过去有人称这是一种“高层次语义”，其实就是语用意义。本书在分析存现句这种句类时，也分析了它在句法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就以其中的存在句来说，本书指出有四种句法结构形式可表示存在句：（1）“V着”句（处所词语 + V 着 + 宾语），如“门前挤着一群顾客”之类；（2）“有”字句（处所词语 + 有 + 宾语），如“墙上有幅水墨画”之类；（3）“是”字句（处所词语 + 是 + 宾语），如“河边是一排杨柳树”之类；（4）无动句，即名谓句（处所词语 + 名词性谓语），如“火车站前一群一群的人”之类。

《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也很重视动态的解释。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语用上的重要的句类有专章分析，如第十六章的“存现句”、第十七章的“疑问句”、第十八章的“祈使句”、第十九章的“评议句”等便是。二是在研究和分析静态的句型时，尽可能分析其语用价值和语用特征。三是强调在确定句型时，一定要排除出现在句子中的一些动态的“非句型因素”。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各种“非句型因素”，这本书有几章专门作了论述，如第二十章的“句子的扩展”、第二十一章的“句法成分的省略”、第二十二章的“语义成分的隐含”、第二十三章的“句法成分的移位”、第二十四章的“句子的语用成分”等。特别是“句子的语用成分”一章，内容丰富，列举了增添在句型上的八类语用成分（包括“语气词”“呼应词语”“插语”“提示语”“评议语”“追补语”“衔接语”“冗余语”等），并对它们作了较详尽的论述。所有这些都有助

于确定或判别句型。四是本书还论述了句子的运用规律，第三十一章“句子的合格度”，着重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指出要使一个句子在言语交际中合格，单符合句子类型的构造规则是不够的，还要符合句子在实际运用时的语用规则。这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作者详尽地作了论述。这对分析和生成汉语的句子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所论也颇有新意。

此书所收集的语料比较丰富，能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总结规律，这也是应当肯定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学术研究上追求精深，写作表达上追求浅显，这就增强了可读性。

这本书的主编范晓同志，对“三个平面”的理论颇有研究，90年代以来，又致力于现代汉语句型的探索，并努力使“三个平面”的理论与汉语句子类型的实际联系起来。他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现在，他又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并按照自己对汉语句子类型的设想主持编著了《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这是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描写和解释现代汉语句子类型的第一本著作。而用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句子类型则可以说还刚刚开始，所以，这是一本带有草创性质的著作。创业艰难，这本新著将在推动汉语研究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胡裕树

1995年1月

汉语的句子类型·目录

序	胡裕树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单动谓语句	23
第三章 动宾谓语句	32
第四章 动补谓语句	54
第五章 连动谓语句	68
第六章 兼语谓语句	79
第七章 形谓句	92
第八章 名谓句	105
第九章 “是”字句	114
第十章 “有”字句	129
第十一章 “把”字句	143
第十二章 “被”字句	157
第十三章 “使”字句	169
第十四章 “比”字句	182
第十五章 非主谓句	197

2 汉语的句子类型

第十六章 存现句	207
第十七章 疑问句	221
第十八章 祈使句	239
第十九章 评议句	253
第二十章 句子的扩展	264
第二十一章 句法成分的省略	277
第二十二章 语义成分的隐含	292
第二十三章 句法成分的移位	300
第二十四章 句子的语用成分	309
第二十五章 复句概述	325
第二十六章 联合复句	333
第二十七章 偏正复句	344
第二十八章 补充复句	356
第二十九章 多层复句	365
第三十章 复句的运用	376
第三十一章 句子的合格度	385
后记	404

第一章 絮 论

一 研究句子类型的重要性和研究的方法

(一) 研究句子类型的重要性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人们要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单靠词和短语还不行，只有用词和短语造成一个句子，才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句子是最重要的语法单位，语法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构造句子和运用句子的规律。语法中分析词、短语等语法单位以及分析句子的成分等等，目的都是为了分析句子；而句子分析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确定句子的类型。

平常所听到的或在书面上看到的句子，都是出现在一定语境里的具体的句子。这种具体的句子是个别的、各具个性的、多得不可胜数的。对某种族语的语法进行研究，就是要以运用该族语的人们说出或写出的具体句子作为对象，对它的“句法—语义”结构和语用表达功能进行抽象概括，然后归纳出该族语的句子类型。句子类型是一般的、有限的。有限的句子类型可以概括无限的句子，无限的、具体的句子可以归入有限的句子类型。人们掌握了有限的句子类型，就可以分析或创造无限的句子。语言习得的秘诀就在于掌握这种有限的句子类型。儿

2 汉语的句子类型

童的母语习得是通过大量的句子感性知识的反复刺激而不自觉地逐渐掌握母语的句子类型的。一个没有学习过语法知识的人，他可以运用在非自觉状况下所得到的、潜藏在脑中的母语的句子类型的感性知识来创造各种具体的句子，但他却说不出句子类型是怎样的。语法研究者的任务是有意识地将某种族语的句子类型系统化、理论化，使它成为可以说得出的理性知识。这种有关某种族语的句子类型系统的理性知识，不仅有利于不懂该族语的人们学习该族语，而且也能使懂得该族语的本族人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在现代高技术发达的信息社会里，还能促进机器翻译（自动翻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由此可知，研究句子的类型是十分重要的。

（二）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句子类型

本书主张并采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句子的类型，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句子在语法上客观地存在着三个平面（句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所以主观上不仅可能而且也应该从三个不同的平面（或角度）来研究句子的语法类型。从三个不同的平面分析出的句子类型是不一样的：根据句子的句法平面上句法结构的型式（格局）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可称之为句型，比如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下面又可分为动谓句、形谓句、名谓句等。根据句子的语义平面上语义结构的模式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可称之为“句模”，比如把句子分为“动核+主事”句、“动核+主事+客事”句、“动核+主事+与事”句、“动核+主事+客事+与事”句等。根据句子的语用平面上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可称为“句类”，比如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由此可见，句型、句模和句类虽然都是属于句子类型方面

的，但却是三个不同的语法概念。

以往人们在论述句子的类型时，没有严格地区分语法的三个平面。有些语法论著把句子的句法结构型式、语义结构模式、语用价值类别都称作“句型”。不用相应的术语来区别句子在不同平面上分出来的类型，容易把不同性质的句子类型混在一起当作是相同的东西。实际上，句型、句模和句类三者是不一样的：相同的句型可以属于不同的句模，例如“我们为大家服务过了”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过了”这两句，它们在句型上都是介宾短语作状语的“状心谓语句”，（即“介宾谓语句”），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句模，前者为“动核+主事+与事”句，后者为“动核+主事+客事”句；反之，相同的句模也可以属于不同的句型，例如“张三批评了李四”和“李四被张三批评了”这两句，它们在句模上都是“动核+主事+客事”句，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句型，前者为“主动宾”句（即动宾谓语句），后者为“被”字句（属状心谓语句）。相同的句型可以属于不同的句类，例如“他走了”和“小王睡觉了吗”这两句，它们在句型上都是“单动谓语句”，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句类，前者属于陈述句，后者属于疑问句；反之，相同的句类也可以属于不同的句型，例如“他休息了吗”和“小张看过这个电影吗”这两句，它们在句类上都是疑问句；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句型，前者是“单动谓语句”，后者是“动宾谓语句”。相同的句模可以属于不同的句类，例如“小王在干什么”和“他在看电影”这两句，它们在句模上都属“动核+主事+客事”，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句类，前者为疑问句，后者为陈述句；反之，相同的句类也可以属于不同的句模，例如“他休息了”和“他在看电影”这两句，它们在句类上都是

陈述句，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句模，前者是“动核+主事”句，后者是“动核+主事+客事”句。分清句型、句模和句类，有助于描写和解释构造句子和运用句子的规律，有助于语法学的精密化、科学化和实用化。

（三）用抽象概括的方法来确定句子的类型

要把无限的、具体的句子归纳为有限的、一般的句子类型，必须采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即在收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句子的基础上，抽取句子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舍去句子中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并根据一定的标准，把相同的概括为同一类型，把相异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确定什么是决定句子类型的因素，什么是跟句子类型无关的因素。由于句子的类型有句型、句模、句类之别，因此具体地说，关键是要明确什么是“句型因素”“非句型因素”，什么是“句模因素”“非句模因素”，什么是“句类因素”和“非句类因素”。

在抽象概括句型时，以主谓句来说，句法结构中的主语、谓语、述语（概括带宾语或补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宾语、补语和某些状语（如介宾短语所作的句子谓语动词前的状语）是“句型成分”，即“句型因素”；而定语和某些状语（如表示语气的状语）是“非句型成分”，即“非句型因素”，例如“他的弟弟也许已经买了这本刚出版的词典”，这句里的定语“他的”“刚出版的”“这本”和状语“也许”“已经”等都是“非句型成分”，这个句子是个“主动宾”（或称“主述宾”）式的主谓句。在确定和判别一个具体句子的句型时，还要排除掉句中出现的其它一些“非句型因素”，比如句子所反映的思想，句子的语气和口气，句子的扩展，一定语境制约下的成分省略，因

表达需要而发生的语序上句法成分的移位，句法结构外增添的各种插语以及其它语用成分等等便是。

在抽象概括句模时，句子中语义结构的动核（也称“谓核”，一般由作句子谓语或谓语中心词的动词和形容词性成分表示）以及动核所联系着的强制性语义成分动元（也称“行动元”，大多由名词性成分表示）为“句模成分”，即句模因素。动核所联系着的非强制性语义成分状元（也称“状态元”）以及与动核没有直接关系的语义成分是“非句模成分”，即“非句模因素”。例如“小王昨天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这句里的动核是“遇见”，动元是“小王”（施事）和“朋友”（受事），它们就是这句的“句模成分”，而作为状元的“昨天”“大街上”以及与动核“遇见”无直接语义联系的语义成分“一位多年不见的”则是“非句模成分”。这样，这个句子就可确定为“动核 + 施事 + 受事”句。在确定和判别一个具体句子的句模时，还要排除掉其它一些非句模因素，比如句子所反映的感情、语气、口气、句法成分的扩展、语义成分的隐含、句法成分的省略、表层语序因语用而引起的变化，以及表示主观态度的插语以及其它语用成分等等便是。

在抽象概括句类时，以表达的语气类型来说，语气是决定句类因素，其它跟语气无关的因素为“非句类因素”。例如“他文章写好了吗”和“他来了吗”，这两句都具有疑问语气，所以是疑问句，而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句法成分的配置，语义成分的多寡等等，则都是“非句类因素”，在判定某个句子的句类时都可排除在外。